

我的大大爷王福昌

■红珂

我们这儿，喊大伯为大爷，年龄最长的为大大爷。我的大大爷王福昌，属兔，今年九十六岁，是位老革命军人，现居北京。春节来临，我想，又五六年没去看望他老人家，该去看看了。正巧，居涿州的弟弟卫中邀我们去过年，我和老公马上带女儿启程，在北京会了另道赶来的弟弟和侄儿一起去大大爷家。

老人家依然那么精神，只是语速慢了。照例，先是批评拿了礼物。礼物是弟弟买的，弟弟深知大大爷的脾气，拿东西只会惹老人家不高兴，就买了两箱牛奶和几大把香蕉聊表心意。得，还是遭了批：“拿东西干啥？我跟你们说过，要把钱用在最需要的地方。”我知道大大爷是极节俭的，一件衣服能穿十几甚至几十年。记得我小时候，一次在他家吃饭，剩两口汤。大大爷让我喝完，我不听，他就端起我的碗喝干净。每每想起这件事，我都十分惭愧后悔。拿礼物挨批是意料之中的事儿，我们不在意，只在意别惹他老人家不高兴太久，我三个大爷两个姑姑和排行最末的我的爸爸，如今只他老人家健在了。幸而因为见到我们，老人家很快高兴起来。大大爷慢慢起身去他的卧室，不久回来，拿几张百元钞票，高兴地分给孩子们。这是我们意料之外的。大大爷的钱都是用来捐款的，连自己的儿女都不给，连和他老人家住一起侍他生活的小女儿都不给，竟一下子给我们的孩子这么多！我感动了。弟弟显然也感动了，忙叫他儿子给大大爷拜年。侄子很懂事，跪下规规矩矩地给大大爷磕个头。我老公也忙叫女儿给大姥爷拜年。闺女本文静羞涩，不好意思磕头，便有点儿难为情。我说：“给大姥爷鞠个躬吧。”闺女便站去大姥爷面前，规规矩矩鞠躬。大大爷很高兴，认真地教育外孙女：“大学生了，要好好学习，还要敢担当，不退缩，更不要推卸责任，把我们的祖国建设得更好。”

我一抬头，看到墙上大大爷和杨利伟的合影。不久前，我听二大爷家建光哥说大大爷给航天部门捐款，还被杨利伟接去参观了航天城。这时我便直问大大爷：“大爷，您给航天捐了多少钱？”要撂以前，我

不会这么直。比如，五六年前那一次，我看到他因给家乡的学校捐款，太康县人民政府颁给他的“捐资助学”匾，先说：“大爷，您真伟大，给家乡的学校捐钱。”他马上说：“我不伟大，你大娘才伟大，她捐了遗体。我只是写好了捐遗体的遗书，还没有捐献遗体。”大大爷说的“你大娘”，是我的大大娘，大大爷的妻子。她会背女儿经，是位旧式妇女，后来在大大爷的影响下成为一位新女性，成为一位令人敬仰的前辈。我心里不由一阵阵感慨：大大爷，这个忠于自己的信仰、忠于自己的祖国、忠于自己的人民的老党员，是多么的纯粹，多么的伟大，多么的高尚！活着尽力为民造福，死后也要造福于民！一阵阵感慨在我心里化作阵阵感动，绵延不断。我想，这“不断的绵延”不会绵延出我的生命了。果然，以后，那感动不断地绵延再绵延，越聚越多，时不时地在我心中澎湃成河，涤荡着我的心，滋养着我的魂。我很清楚地记得，那时他老人家说了“我只是写了捐遗体的遗书，还没有捐献遗体”后，紧接着教育我：“年轻人，要抓紧时间，好好工作，为国家多做贡献。”我便告诉他老人家，我没敢太浪费时间，除了本职工作外，还好好地写文章。他老人家听了，高兴地连连说：“好好好。好好写，写出好作品。”打仗出身的大大爷爱文才我是知道的。我小时候就听我母亲说过，有一回有亲戚想请大大爷帮忙找个工作，他老人家想都不想，说：“在《河南日报》上发篇文章来找我。”可惜这亲戚没上过几天学。可当我告诉他我想写他老人家时，他脸色变了，严肃认真地说：“千万不要写我，不要宣传我。”我没想到他还会有沉脸。我儿时在他家住过一段时间后就结结实实地认为，在北京当官的大大爷和家里的爸爸、大爷和姑姑们一样和蔼，一样天天笑微微的。我忙认真地说：“好吧，听您的。”他才又笑了。可接下来，我再怎么问他打仗的英雄事迹，他的腿是怎样在战斗中失去的，他都闭口不谈，又笑着说：“你都说不写了，还问什么？”

我知道他老人家喜欢我，所以这次就不客气地直问他捐了多少钱。

大大爷笑微微地说：“二十万。”

“是一次捐的吗？”

大大爷“呵呵”笑出声来：“几次捐的。我一次哪有那么多！”

是啊，大大爷只有退休金，怎会一下子拿出那么多钱，我可真笨。笨就要多问：“大爷，您咋想起给航天捐款？”

“以前，我扶贫，省吃俭用捐款给穷人家建房子。可是那年，美国把咱的大使馆炸了。我知道后，可生气了，想，光扶贫不行，照样被人欺负，我们的国防得更强大才行。想来想去，就捐航天了。”

此番话，大大爷说得平淡极了，就像说买衣服，看来看去，就买它了。这番话却在我心里掀起滔天巨浪。我忍不住对三姐（大大爷的小女儿）感慨：“大爷除了吃穿，退休金全捐了吧？真是裸捐呀！”三姐笑了，轻轻道：“什么除了吃穿！我们在一起，就这过年了，给一百生活费。”我大为意外：“大爷吃穿是你和三姐夫包的？大爷的钱全捐？”三姐家生活不富裕，她和姐夫拿的工资都不高，还供着一个大学生。三姐说：“也不是。大家知道他的脾气，都来送东西。”三姐说的“大家”指大大爷家的哥哥姐姐们。我来不及再说话，一旁温文尔雅不大说话的三姐夫说：“写写你大爷吧，值得一写。”

是的，大大爷，战争时期您英勇杀敌，保家卫国；和平时期您克己俭朴，大公无私。您令人尊敬，值得一写。三姐夫想让写写您，我也很想写写您，可我又答应过您不写的，况且我也不知道您更多事迹，便只写下这个小文以作纪念吧。可是，我的拙笔，一篇小文，又怎能写出您老的百分之一？

唯有衷心祝愿您老人家健康长寿，再健康长寿。

后记：大大爷被光荣地评为第五届全国道德模范，而且跃居榜首。他老人家的事迹在网上传出，我方把此文拿出。

再记：大大爷信阳师范毕业，从教一年多参军，怪不得有文字情结。

木兰花慢·世纪恩来①

■都烨

雪飞冬雨裹，寒云聚，雾朦胧。念世纪恩来，胸怀坦荡，义贯苍穹。高峰，立强国志，壮难酬蹈海亦英雄②。炮火连天鼓角，中华再造奇功。隆隆，日月匆匆，君赤胆，满寰中。问铜琶铁板，大风勇士，承继跟从。熊熊，圆千载梦，奋龙腾虎跃气如虹。侧耳金猴报喜③，神州处处春浓。

注：①周恩来总理1976年1月9日逝世，已40年矣！填《木兰花慢》以纪。②周恩来诗“隔壁十年图破壁，难酬蹈海亦英雄”，以精卫填海故事为盟，以明报国之志。③2016年为丙申年，生肖为猴。



又被一场大雪漂白一次(组诗)

■徐桂荣

在一场大雪到来之前

真干净啊！树木落尽了叶子
道路笔直，且坦坦荡荡
大地敞开全部的秘密
只等一场雪，将其覆盖

麻雀们成群结队地来
又成群结队地飞离
它们也是群居动物
需要相互引领，温暖，关爱

但我是无言的——
我一直无言地走着，看着
像一阵微风。或提前到来的一片雪花
无言地爱着这广袤的荒芜

重复

这是今年的一场雪
覆盖在去年的一场雪上
在同一片天空下，同一条路上
风景重复的同时
心情也在重复
被红尘反复熏染的人
又被一场大雪漂白一次

而我知道
即使是这样的一种重复
也是奢侈的，也不会多了
终有一天
我会像年迈的老父母
不再出门。并对窗外的事物
漠不关心

屋顶上的两只麻雀

整个下午
它们都在远处的那个屋顶上
飞来飞去
屋顶是白色的，天光是白色的
两只小麻雀，像两只闪烁的
小小的黑蝴蝶

现在，大雪来了
现在，大雪正在飘下，一阵紧过一阵
两只麻雀，还在那里飞着
越飞越小，越飞越白
最后，飞成两朵最大的雪花
被一场大雪熄灭

小寒大寒 磨面过年

■尚纯江

俗话说，小寒大寒，磨面过年。时间过得真快，眨眼间就到了腊八。吃了腊八饭就把年货办。随着年的脚步愈来愈近，昔日磨面蒸馍的场景一幕幕展现在眼前。小寒过后，娘就从麦囤里挖出一斗斗金灿灿的麦子来，端到当院里簸麦。随着簸箕的上下扇动，小麦被簸得干干净净。然后，娘把麦端到压水井边，开始淘麦。经过淘洗，金灿灿的小麦变得莹润如珠。

我知道，晒干后的小麦，很快会被磨成雪白的面粉，变成雪白的馒头。那年月，白馍只有在过年时才能吃到。所以，我总是积极地帮娘淘麦。

冬天的太阳暖暖的、柔柔的，慢慢挥发着小麦的水分。晒干麦子要经过几个太阳，在这间隙，娘到磨房联系磨面的时间，到队长那里借牲口。我们村里几十户人家只有一间磨房，要提前约定。如能借到牲口最好，那样就不用推磨了。拉磨的牲口是队里的一头驴，那头蒙了眼罩的毛驴拉起磨来很积极，把磨拉得山响，几斗小麦很快就会被磨成雪白的面粉。但是，牲口不是那么好借的，我们往往要自己推磨。

娘有八个子女。娘总是给自己的子女做四个面兔子面燕子，面兔子面燕子的面撞得劲道，好吃。娘的手巧，雪白的面团在娘的手中很快就变成了“燕子”“兔子”，

“燕子”“小兔”的头上眨着两颗用红小豆做的红眼睛，活灵活现。

我负责烧锅。烧锅用的是劈柴，火很旺，在锅底熊熊地燃烧着。娘把长好的馒头、“燕子”、“兔子”一个个放在笼屉里蒸。

一会儿，水蒸气、馍香味儿渐渐在厨房里氤氲开来。娘说了一句“馍圆气了”，就把笼屉从锅上端下来。打开笼屉，雪花般的馒头散发出诱人的香味儿，我肚子里的馋虫开始活跃，口水开始分泌。

这时，娘在灶台上点燃了三根香，把蒸好的大馍枣花放到灶王爷的神位上。老家的规矩，过年时不管是蒸馍、过油，还是烀肉，都要先给灶王爷上供。上完供，娘又拿出几个又大又暄的馒头，让我给爷爷送去。这也是规矩。即使他们不在世了，也要把馍或肉端到堂屋，摆在他们的灵位前。之后，我们才能吃。但只能一人一个，尝尝而已。这些蒸好的馍要等到过年那天才能敞开肚皮吃。那时，吃白馍是“三十吃一顿，初一吃一天”，白馍是用来待客走亲戚的。小时候，走亲戚总是搬着一竹篮子白面馍。

现在，街上都是卖馍的，市场上啥都有卖的，但我觉得，这些馍都不是人工的，且多用酵母发面，没有娘做得好吃。每次想起来，一行热泪就会滑落面颊。